

修辞镜像中的 历史诗学

1960年以来当代诗的历史意识



修辞镜像中的历史诗学

张伟栋 著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修辞镜像中的历史诗学:1990年以来当代诗的历史意识/张伟栋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ISBN 978-7-5675-6988-1

I. ①修… II. ①张… III. ①诗学—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I2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49816号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修辞镜像中的历史诗学:

1990年以来当代诗的历史意识

著者 张伟栋
责任编辑 古冈
封面设计 蒋浩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ebs.tmall.com

印刷者 上海盛隆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32
插页 1
印张 12.75
字数 250千字
版次 2018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1月第1次
书号 ISBN 978-7-5675-6988-1/I·1776
定 价 68.00元

出版人 王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VI HORAE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策划

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 2012 年专项课题成果

项目编号 HNSK12-6

目 录

第一部分：诗歌中的“历史对位法”问题

第一章：当代诗中的“历史对位法”问题

——以萧开愚、欧阳江河和张枣的诗歌为例 3

第二章：当代诗的政治性与古典问题 21

第三章：诗歌的政治性；总体性状态中的主权问题 43

第四章：对“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校对与重置 54

第五章：“被诅咒的诗人”

——关于诗歌地理学的一个反思 73

第二部分：历史的镜像与精神症候

第六章：有关诗歌的“当代性”问题

——对第二届北京青年诗会主题“成为同时代人”的

讨论 85

第七章：“鹤”的诗学	
——读张枣的《大地之歌》·····	102
第八章：语调及其精神症候	
——读朱永良《另一个比喻》·····	123
第九章：经验的符码：历史镜像与缺席之物·····	138
第十章：挽歌叙事中的“历史对位法”	
——读张曙光的《岁月的遗照》·····	158
第十一章：“在无词地带喝血”	
——阅读多多·····	172

第三部分：法则与行动的修辞

第十二章：知识考古学视域下的“海子神话”·····	193
第十三章：孤绝的合唱与行动的修辞	
——对近十年诗歌的主观观察与简短描述·····	217
第十四章：诗歌观念下的“技艺之道”	
——阅读蒋浩·····	230
第十五章：古典的法则与明晰诗意的生成	
——读李少君《草根集》·····	254
第十六章：词语的戏剧	
——读张尔《壮游图》·····	272
附录一：我与“朦胧诗”论争	
——孙绍振访谈·····	289

附录二:记忆与心灵	
——张曙光访谈·····	328
附录三:“为凤凰寻找栖所”	
——王家新访谈·····	359
附录四:还有多少真相需要说明	
——孙文波访谈·····	378
参考文献·····	398

第一部分

诗歌中的“历史对位法”问题

第一章：当代诗中的“历史对位法”问题

——以萧开愚、欧阳江河和张枣的诗歌为例

一、作为诗歌技艺的“历史对位法”

“历史对位法”，是很多学者阅读荷尔德林的诗歌的一个基本思路，作为诗人的荷尔德林一生只发表过七十多首诗歌，但其后期诗歌所建立的伟大诗歌模型，将帮助我们澄清诗歌的众多隐秘源泉，其中的“历史对位法”可以作为一项诗歌法则来认识。和我们今天流行的两种与现实对位的历史观念相比较，一种是“赋予生活以最高的虚构形式”的超越历史观念，另一种是“介入”、见证和改造现实的历史观念，荷尔德林的这种带有“神学”色彩的历史意识似乎没有现实的意义，因而容易被丢弃在浪漫派的废墟，被当作历史的遗迹。在我们这里，因为前者宣称，通过一种更好的想象和更高的虚构来帮助人们生活，生活应该来模仿诗歌，而不是相反，诗人“一直在创造或应当创造我们永远

向往但并不了解的一个世界,因为他赋予生活以最高的虚构形式,否则我们的生活是不堪设想的”^①在这里,“审美”和“想象”对人的感性机制的调节而获得的对政治的纠正和校准,被看作是改造现实最好的良药。我们所熟知的80年代“美学热”,对政治权威所监管的“感性生活”挑战的成功,也就顺理成章地使其成为我们艺术惯习之一,后经过90年代海德格尔主义语言观念的改造,和欧美众多现代主义诗歌语言实践的夯实,而成为我们流行的诗歌标准之一;后者,介入的历史观念,试图通过介入现实而改变现实,从而使生活变得美好,在我们的诗歌标准里,介入式的写作因此成为衡量诗人的道德感的检测器,因为这种直接作证的诗歌,可以填补愤懑者的空虚感和无力的行动感。这里面所抱有的期许是,当现实中的“黑暗”状态开始诅咒个人的命运,并干涉个人改变自己命运的行动时,现实中就会出现与“黑暗”状态相伴随的紧急状态,这种状态要求个人去打破诅咒和干涉,直接作证的诗歌,就是在这里介入现实的,往往有着愤怒、反对、批判、针锋相对的面貌,并动用历史的名义。这种观念有着强大的历史传统和思想资源,比如儒家的“诗史”观念,左翼的革命诗歌传统,社会主义时期的政治抒情诗传统,“新左派”的全球化理论资源,这些传统和思想资源,在90年代以来的改革进程中,惊人地追上了我们的现实,并被我们作为现实接受下

^① 华莱士·史蒂文斯《必要的天使》,见拉曼·塞尔登《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刘象愚、陈永国等译,第3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来,成为自我改造和现实改造的蓝图。它之所以被内化为当代诗的一个标准,也完全是出于这种现实的需要。

这里的问题是,如何更真实地来认识这一切,如何更精准地去校准我们的诗歌意识,而不使其沦为派系争论的僵化观念?如果我们承认,诗歌的写作并不是那种单纯地灵感迸发的迷狂行为,一种直接的“神授天启”式的写作,而是经过种种观念和现实的“中介”最终对语言的抵达,正如黑格尔的思想所宣称的,没有无中介的情感和意识,我们对自己和时代的理解和解释,都是经过这个“中介”授权和默许的,那么我们所谈论的诗歌意识终究是一种历史意识。荷尔德林当然在此也无权充当裁判者的角色,赫尔德当年反对将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观念当作普遍法则的做法,同样适用于我们,但可以将其作为一个例子和参照,这个参照的基本点即在于将这一问题放置在“诗艺”的范畴当中来认识,也就是荷尔德林在《关于〈俄狄浦斯〉的说明》中简略提到的,关于那些不可计算的,但需要确认和知晓其进程的活生生的意义,如何转换为一种可以确定和传授的可计算法则的技艺。在文学领域,真实的事情是,写作总是朝向于对这种可计算法则的探寻,至于诗歌的修辞、风格以及其现实的功效,则是随之而来而衍生的事情,所谓艺术上的进步,在于对这种可计算法则的添加或成功地修改、改写。但这并不是那么容易理解的事情,有时候我们理解一件显而易见的事情,反而要困难得多,尤其在相对严密的诗歌体制内,技艺的问题被等同于技术的问题,“伟大的诗”的标准被所谓的新奇的风格、感人、有现实意义的“好诗”标

准所替代的时候，“诗艺”因而被当作有着具体规定的实体性概念，而不是功能性的概念接受。

更加真实的事情是，诗人在他自己的时代，和他同时代人一样，也要面对艰深难解的现实和幽暗晦涩的未来，也被笼罩在历史的迷雾当中，就像 1649 年的弥尔顿一样，一厢情愿地将自己献身给“党争”的事业，实际上也是历史迷雾中的“盲者”，诗人不会是历史的先知，与他同时代人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诗人在与历史角力，试图在历史的裂缝中给出未来，尽管这种未来经常是一种回溯性的方式出现的。“历史对位法”就是诗人们在历史的迷雾中，向现实的讨价还价和对未来的计算法则，其轴心则是当下的真正的历史逻辑，正在展开的，塑造我们的现实和未来的具体法则。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伽达默尔对荷尔德林的阐释中，可以更明确地看到：“荷尔德林的直接性就是对时代的直接性。他的本质基础是由其历史意识而决定。……荷尔德林的历史意识更多的是当下的意识和对当下中产生未来的意识。……我们的诗人没有一个像他那样仿佛被未来的当下所吸纳。未来就是他的当下，就是他所见的东西，并以诗文形式宣告出来。”^①着眼于这个“未来的当下”的诗人命运注定是暗淡的，这种对现实当下的拒斥和对“将来之神”歌咏的“非均衡性”，注定了诗人与当下的不相容，因为今天的人们试图取悦这个当下的现实，“无论如

^① 伽达默尔《荷尔德林与未来》，见《美学与诗学：诠释学的实施》，吴建广译，第 23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何都铁了心要去为他们的生存讨价还价,不管跟谁。这是对生命和财产的顶礼膜拜。”^①,而这样的现实和历史从来都是战无不胜的,按照本雅明的说法,“它总是会赢”,它充满诡计并且也依靠诡计。诗人惟有舍弃当下与未来的均衡性,舍弃“俗世诸神”与“唯一者”的平衡,“在舍弃中借力于真正历史的逻辑,西方的全部历史就向诗人敞开。历史的‘深不可测的寓言’与希腊传说的诗学当下走到了一起。”^②正如“对位法”在音乐中具有的结构性功能一样,也就是将几个旋律编织成一个整体的技法,荷尔德林诗歌中的“历史对位法”,在于借助真正的历史逻辑,从而发明过去和未来的“神学”维度,通过这样一个维度,将历史重新编织成一个整体。

我将以伽达默尔精心阐释的《饼和葡萄酒》一诗,来继续这个问题,在这首诗中,“历史对位法”的取向就在于,这种带有“神学”色彩的历史意识,穷追当下的困厄,在当下的“黑暗状态”和不到场的“缺席之物”之中,从大地上和具体的时间、地点上,寻找解救和救赎的力量,而不是跟随教会里的基督将大地废弃,眼望上苍。这种未来的当下意识,在诗歌中汇集在“夜”这一形象之下,“夜”象征着欧洲诸神远离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对于未来,现实的计算法则,政治的或经济的,不断拖延这个“当下”的

① 雅各布·布克哈特《历史讲稿》,刘北成、刘妍译,第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② 伽达默尔《荷尔德林与古希腊》,见《美学与诗学:诠释学的实施》,吴建广译,第1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时间,精明的头脑满足于赢与亏的权衡,也不断制造着“缺席之物”,“他们被锻接到/自己的忙碌上,在喧嚣的工场里/他们听到的只是自己,这些野蛮者用强力的臂膀/拼命干活,从不停歇,然而怎么干都/没有结果,就如复仇女神,留下的都是可怜着的劳累”(《饼和葡萄酒》,吴建广译)。而诗人则以另外一种计算法则,已经熄灭的“白昼法则”,来权衡诸神远离的困苦,并保存和传达神的信息。伽达默尔对此的解释是:“这就是诗人的使命:他是这个时代的领唱者。他唱出未来将要出现的东西。记忆演变成期待,保存演变成希冀”^①。这种声调对于今天的诗人来说,可能过于高亢,原因就在于它几乎无法实现,它要价太高,我们现实的全面破产,注定我们无法支付这高额的索取,而以这样的观念来衡量今天的诗人,无疑也会被认定是在敲诈勒索。

二、“历史对位法”中的历史观念

这种要价太高的声调,之所以会遭到抵制和苛刻的审查,原因在于我们的语言里那些已经根深蒂固的历史观念在左右着我们。我们归根结底是观念的动物,我们总是通过已知的一切,我们总是通过我们已经学会的一切来选择和行动,我们自身的局限也可以归结为意识的局限,而历史作为未来的通道,已经先行占领我们,历史总是领先于未来,这种领先在于观念的先行预支

^① 伽达默尔《荷尔德林与未来》,前揭,第26页。

未来。但是这里的关键是，我们与历史的关系并不是唯一的，任何强调历史的唯一方向和道路的做法，我们都可以“单边的历史幻觉”的名义去看待它，“单边的历史幻觉”本身就意味着强调历史的唯一、排他和具有专断性。在今天关于诗歌问题的一些争论中，不难看出这些带着“单边历史幻觉”的面目而且根深蒂固的历史观念的影响，这些强势的历史观念，是近代以来的历史角力的结果。所以它具有很强的“现实感”并且在现实的展开中深得人心。

其中一种，如弥尔顿一样，会将历史视为“救世”的，以历史的革新来“促使时代摆脱困境”，一切的问题都可以交付给历史的下一流程和先进的新生事物来解决，道路是曲折的，但未来一定是光明的，通过铲除阻挡历史前进的势力，我们终将可以赢得未来，是近代以来的主流意识形态。我们知道，在近代意识形态领域，最大的变化是，“历史”战胜了“自然”而被赋予优先的地位，成为行动的最高指南，15世纪开始的“大航海时代”的冒险活动，精心地将这一法则烙印在人的行动地图上，使那些依据“自然”中的神圣理智来计算现实的“宇宙志研究者仍在这些问题上垂死挣扎”^①并在未来的几个世纪当中，持续地败给进化论者。关于这一问题，彼得·斯洛特戴克的《资本的内部》一书，有着非常精彩的讨论，在此我不作展开。我要说明的是，在我们的

^① 杰弗里·马丁《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学思想史》，成一农、王雪梅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第111页。

语境中,以启蒙和革命的名义所展开的历史滚轴,都可以归还将历史视为“救世”的目的论观念,余英时的著名文章《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正是对这一历史观念的批评,但是其对“激进派”评述的含混和浅陋之处就在于,没有认识到这种历史观念的根源。在90年代,这篇文章被照单全收,被看作是反激进主义和反乌托邦主义的纲领,以至“激进”和“乌托邦”被当作具有特殊含义的贬义词,镶嵌在我们的词汇表中,而被击碎的历史救赎和救世的观念以弥散的方式回到了现实的底部。当我们的诗歌,不断地以“黑暗”,“腐朽”、“死亡”这样的修辞进行召唤时,这样的观念就会再一次集结,事实上,我们也似乎期待着这样的集结,似乎诗歌中的那些“愤怒的人”、“厌世者”、“虚无主义者”、“自我毁灭的人”在这样的历史对位法中,在这样的观念集结中,会重新变得炯炯有神、闪闪发光。但我们的困难是,以左派的政治经济学的实用算法和现实斗争的法则,对这些观念的集结,是否会再一次阻隔我们与未来的通道?而以这样的历史观念来看待荷尔德林,他将被钉在高蹈的浪漫主义者的牌匾上,不得翻身。事实上,历史救赎的观念,在我们的时代同样已经变得不可能,正如萧开愚的长诗《向杜甫致敬》向我们显示的:“这是另一个中国。为了什么而存在? /没有人回答,也不/再用回声回答。/这是另一个中国。”

另外一种,如作家卡内蒂的“历史终结论”,“在某个时刻,历史不再是真实的。全人类在不知不觉中,就突然离开了现实:由此以后发生的一切都被认为是不再真实的;而我们也被认为并